

办公室零食有助身体健康

养生之道

你真的饿了吗?你真的是肚子饿了吗?

养成饮食规律固然重要,但没有食欲时,勉强进食或过分强食,脾胃亦会受伤。

你真的饿了吗

还记得小时候,我放学回家,奶奶总会问我:“小淘气,今天肚子叫没叫呀?一会儿就吃饭喽。”记忆中饿的感觉并不是那么清晰,可是肚子却确实“咕噜咕噜”叫了。

我问奶奶:“肚子为什么会叫呢?”奶奶说:“饿了自然就会叫啦!”可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,于是跑去问祖父。

祖父慈爱地带着我走到盛了半盆水的水盆前,从旁边的洗衣桶里拿起一件还没洗的脏衣服,放到了水盆中。随后,他用双手揉搓那件衣服,“咕噜咕噜”,不断有气泡从水中涌起,直到衣服全部浸泡在水里,还是会有一泡泡冒出来,只不过响声不那么明显了。

“我们的身体呢,有点像真空的环境,没有气体存在于皮肤肌肉间。”祖父说着捏了捏自己的胳膊,“但是胃却不同了。胃就像一个中空的口袋,这个口袋开了两个口,一上一下。上面的口连接到食道、咽喉,吃东西的时候,随着食物一起咽下去的一点点空气就留在胃里了,所以无论什么时候,胃中总存在一定量的液体和气体。液体就是消化液,是为了消化食物存在的。当饿了的时候,胃会收缩,胃中的液体和气体就会随着胃的变形而被挤压,就像刚才我揉搓那件衣服的时候,衣服刚放到水里,不可能一下子浸透,总有一些空气在中间,一揉搓,空气挣扎着从小缝隙中出来,就会发出‘咕噜咕噜’的声音。肚子叫也是这样。明白了吗?”

还是小孩子的我,并不能完全理

解祖父那个时候的话,但是却牢牢记住了洗衣服的时候水“咕噜咕噜”的响声。后来学习了生理学,我才真正明白了为什么肚子会“叫”,以及人为什么会饿。

人的生理活动所需的能量直接来源于血液中的血糖,血糖来源于小肠等消化器官从食物中获取的营养物质。人饿是因为血液里面的血糖浓度减少,进而产生的正常的生理反应。胃排空的速度与进食的量成正比例。如胃中有100毫升的食糜,则每分钟排出约5毫升,当胃中食糜容量达500毫升时,则每分钟可排空15毫升。胃中的内容物排空以后,胃就开始收缩。这是一种比较剧烈的收缩,它起自贲门,向幽门的方向蠕动。这种收缩使人感到饥饿,也就是应该进食的一种信号。

这个时候应该补充食物(也就是吃东西),如果这个时候不及时补充食物,稍微延迟点的话,生理反应会促使分解肝糖元(来自细胞脂肪分解物,由胆汁完成过程)。这个时候人会感觉饿过了,反而不饿了。简单地说,饿的最直接原因就是人体的血糖浓度降低了。

然而,生活中的饿却没这么简单。通常情况下,我们有三个地方会饿。

第一,我们的眼睛“饿”了

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俗语“眼大肚子小”,眼睛饿更多不是身体补充能量的需要,而是看到美食,“眼馋”了。此时进食经常导致身体摄入更多的食物,不仅导致营养过剩、肥胖,更容易增加肠胃负担,造成消化不良。

第二,我们的舌头“饿”了

准确地说,是我们“馋”了。面对喜欢的口味,抵挡不住诱惑,不管是油膩或辛辣,不管是燥热或寒凉,不管是解决了身体的问题还是给身体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,也不管是满足了营养的需要还是满足了舌头的欲望,总之是我们“馋”了,是我们的唾液腺

不自主地分泌了。于是,一个借口,一个理由,换来一个满足的时刻。

对于都市的定义,人口众多并不能称之为大都市,只有口味众多才能称得上大都市。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大都市。站在著名的亚运村美食街上,你可以尽享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美食,而凌晨三四点钟,你也可以到灯火通明的簋街找到任何一款喜欢的口味。我曾想,如果我是一个美食家的话,舌头永远会喂不饱吧。

第三才是我们的肚子饿了

反射,条件反射。就像天冷了人会蜷缩身体、天热了会出汗一样,肚子饿了会叫唤着向我们报告,我们就会像动物一样到处觅食。当然文明了之后我们会忍一忍、让一让,甚至会坚强地告诉自己——我在减肥。

其实肚子饿是人神经中枢的一种感觉。我们每天都要吃饭,食物一般大约经4~5小时从胃中排空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,摄入食物的成分会影响排空的时间。如果纯粹是糖类食物,一般2小时左右排空,蛋白质类食物,大约需3~4小时,而纯脂肪类的食物,约需5~6小时。因此,混合食物的排空平均需4~5小时。在睡眠中这一过程会慢一些,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一日三餐的道理。

肚子饿了,才是人最基本的需求。而现实情况中,吃饭这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却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内容。仔细想一想,我们现在有哪一顿饭是真正为了肚子去吃的?不是眼睛饿了就是舌头饿了,聚会、应酬、商务会谈、工作餐……

正确的做法是吃下一餐时,摸着自己的肚子,问问它:你真的饿了吗?

如果是眼睛饿了,那就把眼睛闭上!如果是舌头饿了,那舔舔就好!而如果真是肚子饿了,那么不管什么时间就去吃吧!

肚子饿了,但不到三餐的正常进

食时间,也要去吃吗?

饮食的规律非常重要,因为规律的饮食会使我们的消化腺养成定时分泌的习惯,这样既节约能量,还给器官一定的休整时间,避免过度疲劳引起罢工。但我们都可能会遇到不规律的时候,或者消化功能旺盛以及低下的时候。

当我们的确不在“饭点儿”,却又真正感觉到肚子饿的时候,我们应该怎么办呢?祖父在一次接受《时尚健康》杂志采访时这样回答:“工作忙、用脑过度时,两餐之间有时会感觉到有些饿,我就吃一两块豆腐干或小点心,垫一垫。”注意,不是大吃一顿,而是垫一垫,强调的还是以三餐为主餐,加餐只是垫餐,既然胃发出了要进食的信号,就吃一点嘛,你不能对此不闻不问,不能因为规矩、场合,甚至某些精神因素(比如减肥)的影响而拒绝回应身体的要求。当然也不要一次进食过多,因为还没有到胃正常工作的时间呢,保持三餐的节律性很重要。

“垫一垫”里也有学问

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,对上班族来说,办公室零食有时候确实比正餐重要得多,因为你可能受到考勤、工作性质、工作内容等重重影响,并不能在正常的餐饮时间内满足身体的需要:比如早早上班,但是路上堵车,到了公司时已经来不及享用早餐了,只能打卡进门;中午因为接一个长途电话,而放弃了午餐或者根本无暇吃饱……你有没有因此而经常在自己的抽屉中、橱柜中存放一些“零食”呢?其实,健康科学地选择办公室零食,恰恰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基本要求。零食的选择面很广,饼干、面包、蛋糕、汉堡包、苹果、香蕉、橘子,甚至干脆准备一个水果沙拉,还有牛奶、酸奶等奶制品和开心果、花生、腰果等都是不错的选项。

唐山地震,一位灾民给我上了一课

人物传记

我在唐山说相声

7月28日凌晨,我在北京西苑旅社(现在的西苑饭店的前身)3号楼三楼一个房间里睡得正香。

突然,一阵猛烈的摇晃把我弄醒。我一下惊坐起来。我的床在晃动,旁边的桌子在晃动,整个房间在嘎嘎作响。我刚说了“地震了”,就听到走廊里已是人声鼎沸,狂叫的声音、跑动的声音,乒乒乓乓,乱成一片。

没多久,就接到命令,奔赴唐山慰问演出。到了唐山,已是8月中旬。那里早就驻扎了许多抗震救灾部队,解放军在当时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这确实是一支英雄的军队,32年之后,我们又在汶川看到他们英勇的身姿。如果说在北京时,那猛烈的一震对我仅是虚惊一场,甚至还可以带着玩赏的口吻谈论他人的生态狼狈的话,那么亲临唐山则完全换了一种心境。

至今想起,心还在发抖。这是黑白界!这是生死之界啊!

城中空地堆起许多小坟包,没有墓碑,更无花圈,有的竟然露出死者的断臂残肢,大约是被野狗扒开咬过。显然是来不及挖坑掩埋,只有暂时在平地堆起个土包了事。城中几乎见不到一座完整的建筑物,半截的水塔、电线杆东倒西歪,楼房像断了脊背一样悬而不倒,钢筋、水泥柱任意裸落,悬而未落的楼板、龇牙咧嘴的围墙,对救援人员形成新的生命威胁。街上的人行色匆匆,表情木然。

从地震的第一天开始,与死亡相伴的各种疾病也在袭来。俗话说:“大灾之后必有大疫”。那些天,唐山的天气格外干燥闷热,空气里总是飘浮着一股难闻的味道。苍蝇蚊子成团地乱飞,还有从废墟的缝隙里钻出来的老鼠,也是成群结队蠕动爬行,仿佛世界末日的图景。

为了防止瘟疫,只有借助飞机

从空中喷洒药物。从早到晚,飞机不停地在市区上空盘旋。每次飞机过后,不知什么药粉,如雨般飘落。我们住的大帐篷的篷顶上,就随之落下一层死苍蝇,黑乎乎的一片。在那之后,我从未见过这么多苍蝇。

作为带有特殊使命的演出队,我们曾接到一个“分外”任务,去一个被震塌了的冷冻仓库抢险。那是一座四层的水泥建筑,如今成了一层。里面原存有大量鱼肉和成袋的蛋粉。

这是什么“任务”啊!随着电锯冒着火花将连着断裂的水泥板的钢筋锯断,我们冲上前去,用木棍铁锨撬开水泥板,再往外拉扯那早已不成块儿的烂肉。虽然人人戴着三四层口罩,还在上面撒了不少酒精,但也无法挡住那浓烈的臭味,眼睛给熏得难受,不时抖落掉爬到手上蠕动的蛆。许多天过后,见了碗里的肉都恶心……

当然,我们此行主要的任务还是演出。来唐山前,我曾经想,在那里,几乎家家都死了亲人的前提下,他们还能有兴趣看节目吗?能热烈鼓掌吗?能开怀大笑吗?但是我错了。每场演出都获得极大成功,甚至观众的反响比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热烈。这虽然令当演员的我欣慰,但我仍觉得有点不对味儿,唐山人就如此无情如此麻木吗?

一场演出结束,我终于耐不住,拦住一位中年汉子问:“您是本地人吗?”他点点头。

“我们的演出,你喜欢吗?”

“当然喜欢。”他带着淳朴的表情回答。

“您家里没有遇难的吧?”话一出口,便觉唐突。可对方却不介意,他只微微皱了一下眉头,很快地答道:“我们唐山人几乎家家都死了人。可你们大老远来了,我们能哭着看你们的演出吗?”

我一时无言。那一年夏天,我在

唐山说相声。我们慰问了唐山人,唐山老百姓一句实实在在的话,却给我上了一课,一堂关于生与死这个大主题的课。我从唐山人身上解读出了一种以前从没有体悟到的东西,在那个节骨眼上,谁都不奢谈“拯救”,拯救,首先要拯救的是自己。

电台往事

有人问:你总是以淡然的口吻讲“曾经”,那,难道你在从艺路途上,心目里没有偶像吗?没有师承过哪个人吗?偶像,在儿童时代有过,谁都有过。师承?当我步入这个行业以后,可以这样讲,我没有具体的宗师。我可以虚心向每一位前辈、每一位因其独特性令我印象深刻的明星学习,学习无所不在,“拿来主义”也时而为之。这种学习多半是潜移默化式的。

袁阔成老先生,就是我在“电台往事”中邂逅的老师。我搞传统长书时,心中的“范儿”不是别人,就是袁先生。记得当年有几次他在沈阳演出,我专程去看,那时候他在营口(尽管他是北京人),后来才调到北京的。我去现场听,琢磨。学的就是他的“口儿”,按照行话说,他的“口儿正”。

1979年夏,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《牛虻》,住招待所。真是巧得很,我们俩被安排在一个房间。

袁阔成是这样一个人,从气质和相貌看,也就北京任何一个老胡同你都能见到的一个普通长者。国字脸,浓眉毛,大眼睛,透着精气神儿,透着随和,恬淡。对于袁先生,我是通过观察来学习的。之所以对他有深切的印象,不仅是因为曾经凑巧同居一个房间,而是袁老先生那种透到骨骼里的平淡的品质,让我有所得,有所感,并铭记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之可贵。

我的生活节奏和袁先生截然不同,再加上我那时年轻疏于自理,有点“没心没肺”,可把袁先生折腾得

不轻。每天我睡得晚,他老人家睡得早,早上我起不来,整个一个节奏“错位”。

我懵懂醒来:咦,谁在床边点了一盘蚊香?再一看,袁先生在那安详地熟睡,再低头看看蚊香,明白了。内心那份感动……

第二天面对袁老师,我说不出别的来,只是说:“袁老师,谢谢。”袁老师淡然一笑:“没什么,你年轻,肉嫩,蚊子肯定先奔你去,熏晕了,就不咬我啦。”

袁先生默默地做着这一切,他身边的年轻后生“大刚子”就是一个熟悉相知了很多年的同伴。他是那样不经意,弄得我,说个“谢”字都觉得不自然,别扭。

白天我们各自工作:我在那儿动笔做删节和上下文字串连;袁先生呢?就弄一张纸写两句话,互不干扰。他上午录,我下午录,因为他上午能起得来,我从来都是下午或者晚上干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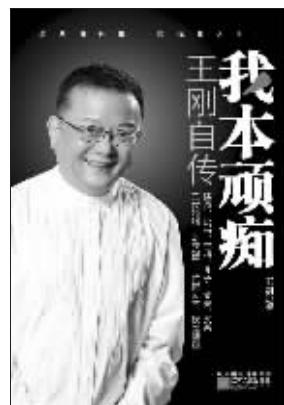
袁先生的工作方法很特别,大部分时间都静坐在那儿,有时候唰唰两笔,走之前又看了一眼那张纸。我不禁好奇:“袁老师您……就照这个来?”

“啊,有几处提示一下,转折的。”他半阖着眼皮淡淡答道。

我呢?得认认真真地把书中文字整理了,从头到尾整理,干的活一多半都是文学编辑干的。而袁阔成先生则是“心中有书”。

行里人概括先生的表演,四个字:“漂俏帅气”!他把一门“说”的艺术变成讲究音字节手眼身法的“全身艺术”。正因如此,他的每一个吐字都含着激情,极一般的话到他嘴里,都透着滋味儿,有情趣。

在京和袁阔成先生“同寓”的那段时间,是我从艺生涯中的温馨回忆。从袁先生身上,我见识了一种境界,一种纯粹的平常心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品质。



王刚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他经历复杂,下过乡,串过街,当过兵,说过书,主过持,演过戏……他兴趣广泛:收藏、话剧、京剧、相声、朗诵、跳舞、器乐……他说自己一生可用“顽、痴”二字概括。现在,王刚把自己的人生故事写成了这本书。不逃避、不掩饰、不夸张、不矫情;真诚、真挚、真实、真心、真情!和您分享他的成长故事、传奇经历、生命感悟、成功喜悦,以及不为人知的无奈和辛酸。

[上期回顾]

我亲眼见到了毛主席,并且还是近距离的。可是毛主席和我印象里的有点差别,这时的他显得有点苍老和焦虑。而且只是漠然地瞥了我一眼,我就被人从后面拎走了。